

水月鏡花烽火情 (四)

● 王中原 (資深自由作家)

春柳依依車聲轆轤

皖南的初春，不似江南的嫵媚，但柳絲飄拂，春風盪蕩，沐浴在三月的春光裡，仍令人有著置身夢境的感覺。只可惜佳景當前，卻為滿懷離愁所攪亂。陌上春桑搖曳，山畔野花競艷，那無邊的春色，徒使離人平添不少的傷感。

我與小翠極盡纏綿地度過分別前的最後數日，離別的前夕，我們擁抱終宵，兩人幾乎都不敢輕出一言，唯恐一句話的牽動，眼淚就會衝眶而出。

離情最苦，但分離終必來臨。天亮之後，小翠強忍著眼淚，輕聲喚著我的名字，要我起身漱洗用餐，並向岳母拜別。此時，劉三慶已替我揹上行囊，在門外等候我出發，我依依不捨地慢慢走出大門。岳母送我到門外，再三叮嚀我不要忘记她們，小翠則淚眼婆娑地依偎在我的身傍為我送行。送了一程

又一程，走走又停停，難解更難分，劉三慶見到我們遲遲不能分手，忍不住在前高聲叫道：

「不要再耽擱了，我們還有百多里路要走啊！」

我聽了劉三慶的呼叫，纔知道小翠送我已遠，於是我無可奈何地停下腳步，悽然對小翠說：

「回去吧！小翠，請相信我不會辜負妳！」

我的話剛出口，只見小翠的眼淚已簌簌流滿臉頰，我也忍不住柔腸寸斷淚落胸懷！我們一如宋人柳永「雨霖鈴」詞中所寫「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凝噎。」幼時嘗讀江淹別賦，這時我才領略到「黯然神傷者，唯別而已」的滋味，小翠見我阻止她再送，立時神情大變，只點點頭，竟哽咽得說不出一句話來。我知道此時安慰她也無用，只有硬起心腸，一步一回頭地趕路前去，小翠木立原地不動，我幾番揮手要她回去，她就是不走

，我漸走漸遠，在隱隱約約中，仍見到她的影子留在那裡不動，鼻子一酸，我的心碎了！

我帶著滿懷悽楚，埋著頭跟在劉三慶後面跋涉長途向金華前進，中午時分到達威平鎮用餐，在威平搭頭航船沿新安江經嚴子陵釣台到淳安八十里，下水船只五小時即到。在淳安稍作瀏覽，復過江涇赴蘭溪宿夜，次日上午抵達金華。那時金華猶未淪陷，是浙江省政府的所在地，市區內大小機關林立，好幾個軍的部隊在此一帶戍守。市廛熙攘繁榮一如平時，看不出半點戰時氣氛，劉三慶先帶著我到火車站買好下午二時西下的車票，一見時間尚早，乃找到一家餐館用了午餐，然後又帶著我到一處江（河）邊去吃船茶，劉三慶告訴我：

「到金華不到畫舫遊船吃茶，等於空入寶山。」他以識途老馬資格對我說：「畫舫上有船娘服務，吃茶喝酒遊江賞景，是人生一樂。特讓你來開開眼界。」

我生長於江南水鄉，秦淮畫舫尤其知名古今。如今聽到劉三慶如此天花亂墜地一說，一時好奇，也就隨著他下船一遊。

金華畫舫的結構，雖然遠不如秦淮畫舫精緻寬敞，船艙打扮也相差甚遠，但蕞爾小縣，能有此風華點綴，可見此地富庶繁華的一斑。

下午二時，我坐上浙贛線火車，在與劉三慶握別之時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信給我。

「這是小翠要我在和你分手時交給你的。」劉三慶抱歉地說：「所以我一直沒拿來給你，我走後，你可以慢慢的看了。兄弟，好好保重自己，記住小翠在等著你。」

劉三慶拍了我一下肩膀，爽朗地笑了一聲，即轉身下車而去，忽然間，我像失去了什麼似地，感到十分孤獨和蕭索。看看劉三慶在月台上大步離去的背影，我不禁又想起了小翠，一陣酸楚，眼淚又奪眶而出了！

奔赴重慶叔嬸喜迎

火車載著滿車西下的各色人等，由蠕蠕的開動，到疾馳於綠色的原野之中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長途旅行。孤獨地奔赴不可知的前程。

我拆讀小翠給我的信，內容是：

「夢夢：你走了，像是帶走了我全部生命，未來的漫長歲月，我所能憑藉的只有期待。」

當然我深信不疑地肯定你總會回來接我，但是，在這樣兵荒馬亂、烽火連天的環境裡，我實不敢想像明天的遭遇。不過，即使來日不可知，我仍會帶著我們未來的孩子堅強地活下去，特此告知你放心，好好為學業前途努力，願上天保佑我們。祝珍重。

我反覆閱讀小翠的信，一時酸甜苦辣，齊上心頭，不禁百感交集。

人是最能適應環境的動物，儘管重慶遙迢數千里，我仍能循著既定的路線，輾轉抵達了大後方戰時的陪都重慶。我毫無困難地找到二叔的公館。首先見到了二嬸，二嬸一見我到來，喜歡得眼淚都流了出來，她一面電話通知二叔，一面對我說：

「過年後，我們接到你從什麼飛雲鎮寄來的書信後，要想派專人去接你們，但是又不知道你們的住址，真是把我和你二叔急壞了。」

二嬸說到這裡忽像想起了什麼，急問：

「小翠怎麼沒跟你一起來？」

我黯然地答道：「她現在懷著孕，經不起舟車勞頓，所以沒有同來！」

二嬸一聽小翠有了孕，立時睜大了眼睛，不勝惋惜地說：

「你真傻，剛懷孕的女人，勞動一點沒關係，現在你把她丟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山區裡，耽驚受苦地，不是開她的玩笑嗎？」

二嬸說著說著就流下了眼淚，她的慈愛，使我深受感動，也後悔自己沒有勇氣把小翠帶來。我與二嬸正在相對黯然的時分，二叔已急著趕了回來，一見到我，馬上把我擁抱在懷裡。

「我的兒呀！」二叔激動地說：「你把我和你二嬸可急瘋了，怎麼會在路上碰到那些倒楣的事呢？」

我含著淚水嗚咽地把前後的遭遇又重說了一遍。二叔像二嬸一樣，當我說到小翠有孕時，也同樣地張大了眼睛，驚喜地怪我：「我們王家一向人丁不旺，現在有了後代，你居然把她丟在那樣危險的地方！」二叔轉臉對二嬸說：「我要派人去接小翠來重慶，絕不能讓我們王家的子孫流落在外。」

二嬸點點頭，隨即對站在身傍的一名女傭說：「曹媽，妳趕快打電話去叫總務處李科長來公館，我有要緊的事要他做。」

曹媽轉身去打電話。二叔拉著我坐到沙發上，親切地對我說：「現在你一切都安全了，我已派專人去飛雲鎮接小翠到重慶來待產，你休息幾天後，我就送你先到大學插班就讀。」二叔與高采烈地對二嬸說：

「我們帶兒子到樓上看房間去。」

我從小就兼祧二房的香煙，二叔叫我兒子聽起來雖不習慣，但事實上我卻不能否認。故從此以後，我不得不改口叫二叔二嬸為爸媽。

二叔機關裡的李科長奉召趕來。二叔要

他立即派遣專人到皖南飛雲鎮去接小翠，又要我詳細說明了路線，並畫了一張草圖，我註明先要到飛雲鎮錢家茶館找老闆娘，請她帶路去找小翠家。小翠前此在錢家茶館所佈置的通訊站，在此得到了顯著的效果。她那縝密的心思，令我不勝欣慰。

二嬸與二叔帶領我看過了爲我佈置的寬敞舒適的房間。二叔說：

「今晚我們在家團聚晚餐，明天我要請兩桌客人，向他們宣告我的兒子從淪陷區歷險歸來。」

二叔的安排，真使我有點受寵若驚，但我想到了二叔二嬸長期四眼相對及無兒無女的寂寞，此時要在心裡得到一讓人羨慕的補償，也就難怪他們二老的舉措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二叔就帶著我拜見了幾個長輩。並讓我到他主管的機關裡，介紹了一些重要的僚屬。隨後，又派了一名辦總務的房先生開汽車陪著我暢遊重慶各處名勝。

陪都盛會顯要雲集

我暢遊歸來，家裡已是掛燈結綵，顯得一片喜氣洋洋。我問管家老丁：

「家裡幹嘛掛燈結綵？」

老丁一指我說：

「爲了你大少爺呀！」

我恍然領悟二叔要把我當著賓客亮相「示眾」。

二嬸在屋內也忙著支使傭人整理客廳。

一見我回來，立即喜逐顏開地對我說：

「二叔今晚請客爲你慶祝。你洗個澡在樓上休息，客人來了之後，再叫你下來。」

我怕見生人，但亦無可奈何，只好上樓等候呼喚。

下午六時剛過，二叔已帶著一些客人回家在客廳裡聊天說話，客人到齊之後，即命人請我下樓與客見面。這些貴賓幾乎都是當前政壇的顯要，他們一致地把眼光盯在我身上。

「這是小兒夢玉。」二叔得意地把我介紹給大家：「夢玉！來見過諸位伯伯叔叔。」

我隨著二叔介紹的順序，一一向客鞠躬如儀。

二叔爲我介紹完畢，每個客人都送給我一個紅包，厚的、薄的送了一大堆。我不知道所措。

「軒公！令男一表人材，兄弟我不勝羨慕！」一位操四川口音的客人向二叔發出對我的稱讚。

「好福氣！好福氣！」眾客隨聲附和。我侷促地站在眾賓之前，任憑他們評頭

論足。其中有三位女賓，六隻眼睛滴溜溜地把我從頭打量到腳，並動手捏捏我的手臂。然後，紛紛表示意見：

「要得！這娃兒好標緻啊！」

第一位女賓說完，第二位緊接大誇：

「軒老呀！」一口吳儂軟語：「儂真是好命哉，隔日子我把我的女兒介紹儂少爺認識，做個好朋友，儂看好不好？」

二叔連說：

「那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」

這時二嬸在一旁拉了二叔一下，悄悄地在二叔耳邊說：「夢玉已經結過婚了，怎能再交女朋友？」

二叔向二嬸使了一個眼色，二嬸不說話了。

第三位女賓是個較年輕的少婦，她只是紅著臉看著我傻笑，我被她看得渾身不自在，只好低下頭來。這麼一來，反而招惹來一陣鬨堂大笑。

二叔見我尷尬，趕忙肅客入座。抗戰時期，後方物質缺乏，一般人家的生活非常清苦。但二叔身爲高官，似乎未受此影響。

我見到滿桌佳餚、美酒，被那些貴客吃得杯盤狼藉的景象，不禁感到有些不習慣。尤其他們一直以我爲說話的材料，更感到如坐針氈。好不容易等這些貴客酒足飯飽散去之後，我才透了一口氣。

我把客人給我的一大堆紅包交給二嬸，二嬸說：

「這是人家給你的見面禮，你就收著做零用錢吧！」

二嬸幫著我拆開這些紅包，全是花花綠綠的鈔票，有的一千，有的二千，其中有一份竟是一條金項鍊。數一數鈔票，爲數超過

萬元。我驚訝地對二嬸說：

「這些客人出手怎麼這樣大方？」

「你知道他們都是些什麼人？」二嬸問我。

「不知道！」我答。

二嬸一笑：「他們當中有兩個是特任官，三個次長，一個總司令，一個大學校長，一個地方首長。他們給你的那點見面禮，在他們說，等於一把麻將的輸贏。」

二嬸的話，令我大吃一驚。回到房裡，久久不能釋懷。

第二天早晨，二叔在早餐桌上對我說：

「我已給你安排好了先在大學插班就讀。你高興哪一天去上學，我就派人陪你去。這幾天，你先了解一下重慶的環境，好好的玩玩，做點新衣服。錢不夠用，儘管向你二嬸要。」

從這兩天二叔和二嬸把我像寶貝似地捧在手上來看，我在他們的心目中，無人能與我相比。我寫信給淪陷區的母親，詳告了在重慶的一切，並暢遊了重慶附近的一切名勝。生活的舒適，好像在另一個世界。

在這期間，我曾在二叔的安排下，遊覽了一趟成都，在那裡，我纔發現了這座文化古城偉大的一面。

錦城暢遊選校就讀

成都又名錦城，是四川西部最大的都市，氣候溫和，物產豐饒，風景秀麗，民風淳樸，是抗戰期間大後方的世外桃源。它的四郊古蹟星佈，遊憩其中，尤令人心曠神怡。我下榻在一位二叔舊日同窗陳裕光先生的公館裡，受到極為禮遇的接待。

陳裕光先生是當時的金陵大學校長，他出身於金大前身匯文書院，後留學美國專攻化學，民國十一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。回國後，他做過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教授、教務長、代理校長等職。他在民國十四年接受金陵大學邀請，回母校教書，十六年即繼美籍校長包文先生之後，出任金大校長，在他傑出的領導下，不僅院系擴充迅速，師資及圖書設備，也逐年突飛猛進。抗戰開始後，他把金大西遷成都華西壩。他是一個篤行務實、謙謙君子的大教育家，與他相處，真是如沐春風，受益匪淺。

一日在晚餐時間，陳先生問我：

「你在成都玩了這麼多天，對這裡的印象如何？」

「真是迷人極了，我喜歡這裡。」我答。

「那麼……」陳先生笑著對我說：「你

有沒有意思到金大來就讀？」

「能嗎？」我反問。

陳先生一陣哈哈大笑：

「怎麼不能？只要你願意，你就是金大的學生了。」

「我願意！我願意！」我滿心喜悅地說：

「不過，不知道我二叔肯不肯，因為，他

已經在重慶給我安排好了讀中大。」

「這個問題由我來解決」陳先生毫不猶疑的向我保證說：「我可以代表他作決定，只要你決定好了，我明天帶你先去看金大的環境。」

我當然一口就答應了，這夜，我對金大校園產生許多綺麗的憧憬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隨著陳先生前往金大參觀，偌大的校園，到處都充滿了詩情畫意，我留連一整天，直到傍晚纔又隨著陳先生下班歸去。在路上，我向陳先生重申我就讀金大的決心，於是，陳先生決定我先在金大旁聽，等待學期終了，再參加新學期考試，然後從一年級新生開始，正式作為金大的學生。

當晚，陳先生就寫了一封信，要我回重慶時交給二叔。翌晨，他親自送我起程返回重慶。

我返回重慶家裡，我把陳先生的信交給二叔，二叔看過信之後，只問我是否真的喜歡在金大就讀，我點點頭，他即表示完全同意。雖然二嬸因捨不得我遠離而提出反對，但二叔卻說：「讓孩子到外面去讀書，可以多一些獨立的歷練，也沒有什麼不好，妳若想他，就去成都看看他好了。」

一番話說得二嬸也不反對了，於是她忙著幫我添製服裝，購買應用物品，一切準備妥當之後，我復又趕到華西壩金大辦理入學手續。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金大與其他幾個遷來大後方的教會高級學府，如燕京大學、齊魯大學、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東道主的華西大學，都曾集於華西壩，彼此互通有無，親愛融洽異常。

華西壩地處錦城南郊，壩上景色優美，堂皇的建築星羅棋佈，小橋流水，柳絲拂岸，一眼望去，恍疑身在江南，置身其間，宛如圖畫中人！

在當時，金大校園之美，號稱「天堂」。大後方所有的高級學府，幾乎無一能與之相比，即在今天，台灣各大學，亦少有能望其項背者，我能在烽火連天的苦難環境中，有此美好讀書環境，真是萬分幸運！

華西壩精英會集，不但富有濃郁的學術風氣，而且各校女生之爭奇鬥妍，尤給華西壩帶來無限的生氣。

我入學之初，因為年紀只有十七虛歲，加之環境與人事的陌生，有時頗感難以適應。為此，陳裕光校長特在文學院裡挑了幾名較為出色的男女同學照顧我。不久，我即與他們打成一片。

每逢假日，我經常跟隨他們到茶館餐廳劇院吃喝玩樂，他們有的家在淪陷區，有的家在千里之外，故在經濟上都十分拮据，我則因有二叔的接濟，經濟最為寬裕，故每當外出，十有九次都是由我作東請客，我因為有此優越的條件，所以很容易就認識了很多同學，故每次外出都有一群男女同學與我同遊。（未完待續）。

戲言言戲

李能宏著 定價新台幣陸佰元

聖文書局代售郵撥○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

您看戲嗎？您唱戲嗎？您教戲嗎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這部「戲典」您不可不看。

第一部戲曲鉅著，六百七十頁，名貴照片百張，內容精彩。定價六百元，值得您細品珍藏，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。

六大內容：

戲劇評析：大陸各劇團（京劇、越劇、河北梆子、豫劇、崑曲）以及台灣伶、票各界演出的精彩評論和評析。

幾則懷念：懷念蕭長華、金少山、楊榮環、厲慧良、關肅霜等名伶，對其精湛的演技及家世，有細膩的描述。

名伶軼事：本篇蒐集了許多名伶的軼事趣聞、學藝經歷、生活瑣聞、篇篇精彩，生動有趣。

幾則憶往：內容有煙台平劇憶往、正風劇團憶往、淺談上海戲曲學校和台灣早年最負盛名的顧正秋劇團，使您回味無窮。

菊壇報導：大陸名演員首次來台講學報導、台灣舉行兩屆卡拉OK國劇大選賽實況報導及得獎名單。

介紹名伶：介紹兩百年來名伶及大陸歷屆梅花獎、金獎、大競賽得獎名單，台灣各劇隊金像獎得獎名單，便於查閱參考。